

弗鲁贝尔绘画的尼采哲学思想探究

李奕南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西安, 中国

【摘要】米哈伊尔·弗鲁贝尔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杰出的象征主义画家,其绘画以独特的风格和深邃的内涵著称。他的作品常以阴郁、晦涩的氛围为基调,融合了诗歌般的浪漫与悲壮,展现出对人性、命运与存在的深刻思考。弗鲁贝尔的绘画风格与尼采哲学存在显著的关联性,其《天魔》系列作品更是对尼采哲学的视觉诠释。本文以尼采哲学为理论视角,深入探究弗鲁贝尔绘画中的哲学思想表达,旨在加深对其艺术创作的理解,同时为哲学与艺术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启示。

【关键词】弗鲁贝尔; 尼采哲学; 《天魔》系列; 象征主义

【基金项目】西安美术学院学科项目《交叉学科融合下艺术管理专业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构建》(编号: 202405018)

1. 引言

19世纪末的欧洲正处于社会变革与思想激荡的时期,尼采哲学以其对传统价值的颠覆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追问,成为这一时代的精神象征并深刻影响了艺术领域的创作。俄罗斯象征主义画家弗鲁贝尔绘画语言独特,其《天魔》系列绘画作品以阴郁神秘的画面,展现出矛盾与挣扎,折射出对社会现实的焦虑以及对超越的渴望。尽管在目前所掌握的国内文献中,未能找到弗鲁贝尔阅读叔本华、尼采的具体资料[1],但其妻子曾在信中提到“他的天魔是不一般的,不是莱蒙托夫的,而像是当代的尼采学说的信徒。”可见弗鲁贝尔将尼采哲学思想内化于创作中,他的艺术不仅是对尼采哲学的视觉诠释,也是对社会动荡与文化转型的深刻回应。本文聚焦《天魔》系列绘画,通过对其视觉语言的哲学解析,揭示弗鲁贝尔艺术创作与尼采思想在世纪之交的深刻对话。

2. 《坐着的天魔》中酒神与日神的交织

19世纪末的俄国正处于社会剧变与思想激荡的白银时代,象征主义、宗教哲学和现代主义思潮交汇,专制统治与民主思潮的尖锐矛盾催生了独特的文化景观。沙皇政府加强对自由思想的压制,而知识

分子阶层则在苦闷与彷徨中寻求精神突围。《坐着的天魔》(图1)是弗鲁贝尔为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长诗《天魔》所作的插图之一,《天魔》(又译《恶魔》)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叙事长诗,故事中的天魔原本是天使,因反抗上帝而被逐出天堂,

贬为魔鬼。天魔孤独的游荡在人间并爱上了公主塔玛拉,当塔玛拉被天魔的深情打动最终接受天魔的爱时,他的强吻却带走了她的生命。天魔因此陷入了永恒的孤独和痛苦之中,他被遗弃在人间,成为永恒的悲剧象征。画面描绘了被贬后的天魔坐在寂静的山峦之间,黑色鬃发于风中飞扬,他身材健硕,有力的双臂抱住膝盖,执着的眼神望向远处。神情中透露着无尽的孤独与无助,同时夹杂着悲愤,傲慢、蔑视。画面运用黄昏时绮丽多变的色块,宛若一幅用彩色玻璃组成的镶嵌装饰画。[2]斑斓色彩的碰撞与交织使画面呈现出浓烈的悲剧般浪漫气氛。这幅画中交织着尼采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



图1. 《坐着的天魔》

支撑尼采的美学观点有两个命题:“日神艺术”与“酒神艺术”,最早阐述于其著作《悲剧的诞生》中。[3]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以及日神阿波罗这两个神祇的形象是理解尼采美学和哲学的前提。尼采通过这两个神话形象来描述两种不同的艺术冲动。酒神是丰收之神,酒神精神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的概念,象征着生命的原始

力量、激情、混沌与超越。尼采认为其源自于隐藏在人天性中的一种冲动，在这种冲动下人会癫狂放纵，直面人生痛苦，这种激烈迷狂促使人揭开日神梦幻的幻象，直面生命痛苦本质，回归到自然的本性中。日神是光明之神，象征美丽梦幻的外表，日神代表一种崇高静穆、沉稳克制的艺术形象，他的光辉使万事万物呈现出美丽的外观，在日神光辉的照耀下，现实的真实面目被遮掩，真实世界变得模糊。这种美丽的外观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和梦境，人们通过制造梦幻、欣赏梦幻，从人生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用外观的幻觉来掩盖人生悲剧的真相，得到宁静和愉悦的心情，使人生才成为可能并值得一过。[4]

《坐着的天魔》中体现出强烈的酒神精神，弗鲁贝尔的作品正是以虚幻离奇的构图和缤纷绚烂的色彩而引人入胜，画面呈现出强烈的表现力和情感张力，对应酒神精神所强调的生命的原始力量、激情与创造力。弗鲁贝尔的作品中的隐喻主要是通过其画面构图来表达的[5]，在作品《坐着的天魔》中，画面采用横向构图，天魔强壮的身体几乎填满了整个画面，画面空间被极大程度地压缩，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这种构图方式使得天魔的形象更加突出和醒目，仿佛他即将突破画面的限制，展现出一种内在的力量和挣扎。同时天魔双手紧握，筋肉紧绷，呈现出一种潜在的动态感，这与其静态坐姿进行强烈对比，低视角的描绘使天魔更加高大威严，增强了画面的冲击力与张力。在色彩上弗鲁贝尔进行强烈的冷暖对比，天魔身着蓝紫色的袍服，这种冷色调与背景中夕阳的强光形成鲜明的对比。蓝紫色象征着忧郁和孤独，而落日的暖色调则代表着希望和温暖，这种冷暖对比不仅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效果，也突出了天魔内心的矛盾挣扎。这种痛苦、挣扎、执着、落寞体现了尼采所说的生命力的迸发。同时画面中极具装饰性的色彩，晶体状的、镶嵌画般的璀璨笔法，为画面披了一层灵动闪烁的“华丽外装”，像是日神营造的一场浅薄华丽的梦。但是欲冲破画面的张力与天魔内在的挣扎矛盾就像是酒神，将表面的绚烂撕开，彰显出非理性的激情和原始的生命力。酒神与日神精神在这幅画里完美的交织，“天魔”的形体之下所饱含着的是天魔对于上帝——也是画家对于时代的不满。[6]

3. 弗鲁贝尔绘画中的尼采悲剧世界观

尼采在认同叔本华“世界的本质是非理

性冲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悲剧世界观。尼采认为悲剧是生命的本质，艺术应直面生命的矛盾与痛苦。世界的真理是丑的，有了美的艺术的掩盖和幻觉欺骗，使人“不至于毁于真理”[7]。“为了肯定人生，我们需要悲剧世界观……将人生的苦化作审美的快乐，把个人的悲剧化作世界的喜剧”[8]他不否定人生命中的悲剧色彩，反而认为痛苦，悲伤是创作的源泉，是生命力的充实和丰满。[9]因此他提出，艺术作为生命的形而上补充，通过悲剧将生存的痛苦转化为审美体验，从而实现对生命意志的绝对肯定。

弗鲁贝尔的作品中常常充满悲剧性，《坐着的天魔》中天魔的挣扎、悲愤与《飞翔的天魔》（图2）中天魔吃力地飞翔，似乎暗示着在劫难逃般的悲剧，彰显着血淋淋的生命本质。尼采通过悲剧艺术，将生命的痛苦转化为审美的愉悦，赋予无意义的世界以审美意义，这在《坐着的天魔》中明确体现，绚烂的色彩与晶体状的笔触给人带来美感。天魔所代表的是酒神精神的沉醉、放纵以及能够揭示人类世界本质和真理的一面，天魔眼神中对摆脱孤独的渴望，和透出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孤傲形成一种巨大的矛盾，天魔这一个体内心的痛苦、挣扎与反抗，传达出对个体精神困境的思考，反映了人类内心深处对生命本质和归宿的思索，引导观者思考生命的意义。



图2.《飞翔的天魔》

4. 弗鲁贝尔《天魔》系列中的“超人”隐喻

尼采的“超人”哲学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哲学主张彻底打破基督教道德与传统理性主义的桎梏，通过“强力意志”实现个体存在的终极超越。“超人”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而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理想，其本质在于对人性局限的永恒突破与生命潜能的极致释放。弗鲁贝尔的《天魔》系列通过极具张力的人物塑造与情感表现，将尼采笔下那个“在深渊上走绳索”的

超越者形象转化为震撼人心的视觉符号。这种艺术与哲学的深度对话，不仅拓展了图像叙事的可能性，更为现代人理解存在本质提供了独特的认知路径。



图3.《被击败的天魔》

在尼采哲学中，“超人”是对传统道德与宗教价值的颠覆者，他通过自我超越与创造，赋予生命新的意义。弗鲁贝尔通过独特的艺术语言，将尼采的“超人”思想融入《天魔》系列中。如《飞翔的天魔》中，扭曲的线条与复杂的构图赋予天魔动态与力量。其展开的翅膀似要冲破画面的束缚，飞向更高的境界。这种动态的表现手法不仅展现了天魔对自由的渴望，也象征了“超人”对超越的追求。弗鲁贝尔通过这种艺术语言，将“超人”思想中的力量与激情视觉化，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生命冲动与创造欲望。

尼采的“超人”哲学强调直面痛苦，对命运抗争。他认为，真正的强者并非逃避痛苦，而是通过直面痛苦，将其转化为创造的力量。弗鲁贝尔的《天魔》系列正是通过天魔的悲剧性命运，展现了“超人”思想的挣扎与超越。《坐着的天魔》中，被贬谪到人间的天魔失去了挚爱的塔玛拉，孤坐在寂静的山岭中，双目直视如血般喷射的夕阳，额际依稀反射天庭祥光，眼底却灼灼闪映地狱鬼火。执着悲愤的双眼与紧绷的肌肉反映着对命运的抵抗。在《被击败的天魔》（图3）中，天魔的形象更加破碎与绝望。在画面背景深处，那个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但还未死亡的天魔躯体，正仰面朝天，隐现在群山的起伏之中。他的四肢折断了，翅膀跌散了，头部与肢体已经分裂。但他没有死，他圆睁双眼，发出愤怒和仇恨的光。[10]他扭曲的身体与不屈的双目，仿佛在与无形的力量进行最后的抗争。这种悲剧性的画面不仅是对天魔命运的描绘，也是对“超人”思想的深刻诠释。尼采认为，悲剧并非消极的毁灭，而是通过毁灭实现生命的升华。弗鲁贝尔通

过天魔的悲剧性命运，揭示了“超人”在追求超越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痛苦与毁灭，同时也暗示了这种毁灭背后的意义与价值。

《天魔》系列中人物形象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正是尼采“超人”哲学的核心所在。尼采认为，“超人”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偶像，而是充满矛盾与挣扎的个体：他们既强大又脆弱，既傲慢又谦卑，既追求超越又面临毁灭。这种矛盾性不仅体现了“超人”思想的复杂性，也揭示了人类在追求超越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困境与挑战。弗鲁贝尔通过天魔的形象，将这种矛盾性与复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天魔融合了强壮与阴柔、高贵与痛苦等对立特质，既有着超越常人的力量和气质，又带有孤独、迷茫等复杂情感，是对尼采“超人”形象的艺术诠释。这种复杂的形象不仅使观众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情感共鸣，也引发了对生命意义与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

5. 结语

弗鲁贝尔的《天魔》系列绘画作品是尼采哲学的视觉化表达，作品中酒神与日神精神的交融、悲剧意识的彰显以及对“超人”的隐喻，既展现了弗鲁贝尔艺术世界的深邃内涵，又叩击着尼采哲学的核心命题。天魔这一矛盾形象迫使观者直面生存困境：在痛苦与毁灭中，人如何超越自我？生命意义何在？对哲学与艺术关系的探讨，既深化了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又拓展了哲学思考的维度，促进了跨学科的对话与创新。通过二者的交融，我们得以在审美体验与哲学思辨中获得新的认知，同时为当代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 张雨梦.论弗鲁贝尔绘画中“天魔”形象的影响来源[J].文艺争鸣, 2022, (02): 163-167.
- [2] 奚静之.弗鲁贝尔[J].世界美术, 1982, (02): 9-14+41-86.
- [3] 李蕊.契里柯早期绘画风格与尼采哲学思想[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8(06): 86-88.
- [4] 何帆.契里柯绘画的尼采美学思想探究[D].湖北美术学院, 2021.
- [5] Meskhi E.弗鲁贝尔的创作方法及画面隐喻研究[D].西南大学, 2023.
- [6] 张雨梦.论弗鲁贝尔绘画“天魔”情结的嬗变[J].艺术广角, 2022, (01): 96-100.

- [7] 尼采.悲剧的诞生[M].译林出版社, 2014.
- [8]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9] 程琳.裂变与生成——浅析尼采对19世纪

- 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J].艺术科技, 2016, 29(07): 212.
- [10] 刘莉萍.弗鲁贝尔的绘画语言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 2010.